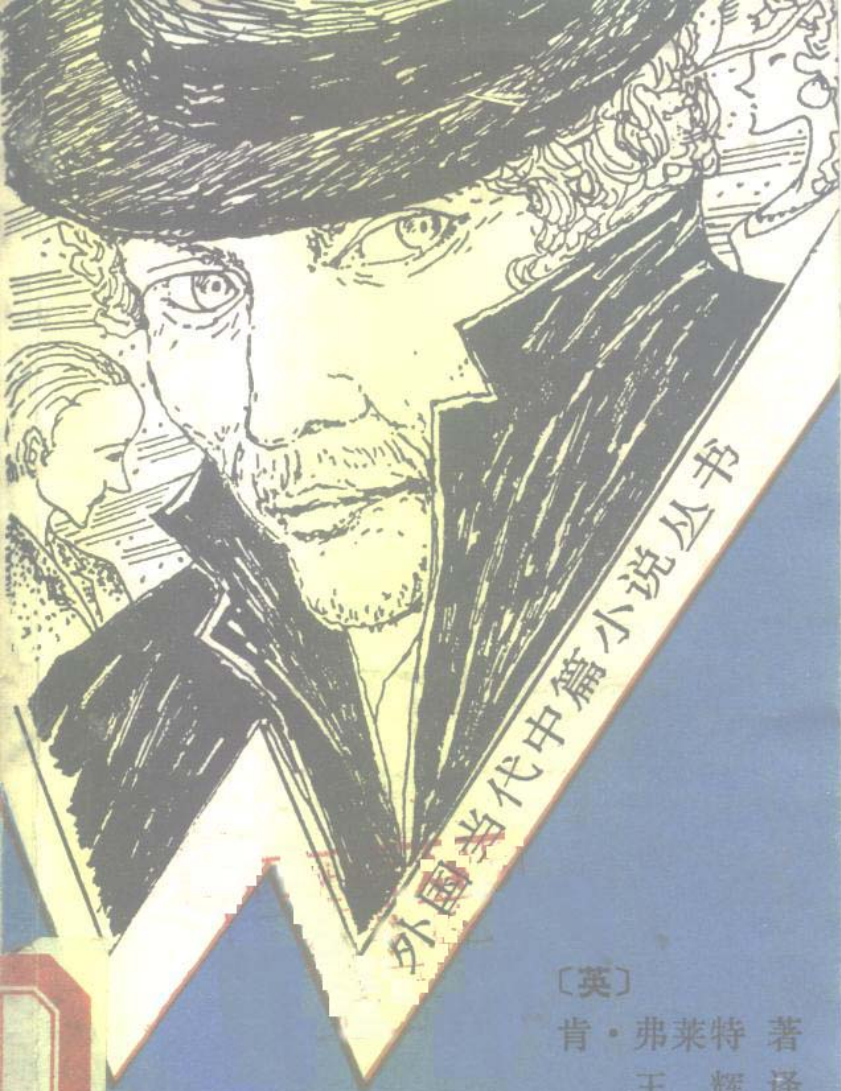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外国当代中篇小说丛书

〔英〕

肯·弗莱特 著

王 辉 译

来自彼得堡的刺客

来自彼得堡的刺客

肯·弗莱特 著

王·辉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•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1/32 印张 7.125 字数 118,000

198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400 册

ISBN 7-5039-0291-4/I·179

定价 2.25 元

第一章

星期日下午过得很慢，瓦尔登喜欢这样。他站在敞开的窗前扫视着公园。宽阔平坦的草坪上树木星罗棋布，有苍劲的苏格兰松，两棵高大的栎树，几棵栗子树和一棵婀娜多姿的柳树。阳光高照，洒下了一片片树荫。周围鸦雀无声，只有从窗旁的爬山虎传来一群蜜蜂的嗡嗡声。

房间里也很静。大多数仆人下午休息了。周末的客人只有瓦尔登的兄弟乔治、乔治的妻子克拉里莎及其孩子们。乔治散步去了，克拉里莎躺着，孩子们不知到哪儿去了。瓦尔登觉得舒适、惬意。再过两小时他要系上白色领带，穿上燕尾服去进餐。此时，他穿着花呢套装和软领衬衫，感到悠闲得意。他在想，要是今天晚上利迪亚弹弹钢琴，那么这一天过得就算是完美无缺了。

他转向妻子，问道：“晚饭后你弹钢琴吗？”

利迪亚笑了：“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就弹。”

瓦尔登听到了嘈杂声。他转向窗户，在汽车道的尽头出现了一辆汽车，汽车开上车道，转向铺有砾

石的前院，在南门对面刺耳地刹了车。司机戴着防护帽、护目镜，穿着开车服下了车，为客人打开车门。一位身着黑色外套，头戴黑色毡帽的矮个子走下汽车。瓦尔登认出了他，他的心凉了半截。这个夏日宁静的下午算是结束了。

“是温斯顿·丘吉尔。”他说。

利迪亚说：“真扫兴！”

这个人就是不甘心受到冷落。星期四他送来条子，瓦尔登连看都没看。星期五他到瓦尔登在伦敦的住处去拜访，被告知伯爵不在家。今天，星期日，他一路开车来到了瓦尔登在诺福克郡的别墅。

虽然瓦尔登讨厌对别人粗暴无礼，可这是丘吉尔应得的报应，还得再次把他打发走。丘吉尔担任内阁大臣的自由党政府猛烈攻击英国的社会基础。它的内阁成员鼓吹对地产征税，挖上议院的墙脚，极力要把爱尔兰让给天主教徒，削弱皇家海军，屈服于工会和社会主义分子的要求。瓦尔登和他的朋友们不愿意同这种人握手。

门开了，普里查德走进房间。他是个高个子黑头发的伦敦佬，从小就逃到海上，跳上了一只东非的轮船。当时正在旅行的瓦尔登雇佣他来监督当地的搬运工。从那时起他们就在一起了，现在普里查德是瓦尔登的大管家，是仆人，也是朋友。

“海军大臣来了，老爷。”他说。

“告诉他，我不在家。”瓦尔登说。

普里查德显得很不自在，他不习惯于把内阁大臣轰走。“丘吉尔先生说您会说您不在家，老爷，他说把这封信交给您。”他托着盘子，献上一封信。

瓦尔登不愿意被人强迫，他生气地说：“还给他——”他停住了，仔细看了看信封的笔体，字写得很大，歪歪斜斜的，看上去很眼熟。

“啊，哎呀！”他说。他拿起信封，拆开，抽出一张很厚的对折的白纸，上面印有红色的皇家徽饰。瓦尔登念道：

我亲爱的瓦尔登：

你要会见年轻的温斯顿。

乔治·R·I

“是国王来的。”瓦尔登对利迪亚说。

他不安得脸都发红了。国王插手真是糟透了。瓦尔登就象一个小学生，任凭人家说不要吵了，开始干正事吧。他叹了口气，丘吉尔把他打败了。

“让丘吉尔进来。”他对普里查德说。

他把信递给利迪亚。“这真是又可怕又烦人。”她说。

瓦尔登想，其实她一点也不烦，也许她还感到兴奋呢！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英国的伯爵夫人总是这样说的，因为她是俄国血统，她喜欢用英国的典型说法。

普里查德回来了，报告说：“温斯顿·丘吉尔先生驾到。”

丘吉尔四十岁，正好比瓦尔登小十岁，又矮又瘦。他的装束，在瓦尔登看来有点儿太漂亮，不够绅士派头。他的头发开始脱落了，鬓角有两缕鬈发，加上短鼻子和眼里嘲讽的目光，显出一种调皮的神色。

丘吉尔和他握握手说：“您好，瓦尔登伯爵。”他向利迪亚点头鞠躬说：“瓦尔登太太，您好。”

利迪亚递给他一杯茶，他们都坐下了。瓦尔登不愿意拐弯抹角，他急于想知道有什么事值得这么大惊小怪。

丘吉尔开始讲了：“首先，我和国王对于强加于您表示抱歉，要不是不得已，我本来是不应该这样做的。”

瓦尔登点点头，他不愿意说没关系。“你就说是什么事吧！”

丘吉尔说：“德国各公司都在大规模地收回外国债券，筹集现款，购买黄金。这样再过几星期，德国就会从别国收回它的一切，而它的债务却悬而未决——这样一来，它的黄金储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。”

“他们在为战争作准备。”

“这是一种方式，还有别的方式。他们征集了十

亿马克的税，大大超过了正常的税收，用以改善在欧洲已经是最强大的军队——”

“是的，确实是这样。”瓦尔登打断他的话，他不愿让丘吉尔发表演讲。“我们保守党人早就担心德国的军国主义。现在到了这种危险时刻，你才来对我说我们过去是正确的。”

丘吉尔泰然自若：“德国将进攻法国，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了。问题是我们是否援助法国。”

“不援助，”瓦尔登出人意外地说，“外交大臣向我们保证说我们对法国不承担任何义务。”

“爱德华先生错了。”丘吉尔说，“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眼看着法国被德国打败。”

瓦尔登为之一惊。自由党使每个人都相信，包括他自己在内，他们不会把英国卷入战争。而现在他们的一位高级大臣说的却正好相反。政治家的表里不一令人发怒——然而另一个想法却占了上风。他问道：“我们能打赢吗？”

丘吉尔面色严肃地说：“我看打不赢。”

瓦尔登盯着他：“天哪！你们这些人干了些什么？”

丘吉尔采取了守势：“我们的政策是避免战争，所以不能一方面避免战争，一方面又把自己武装到牙齿。”

“但是你们并没有避免战争。”

丘吉尔显出好斗的样子，一会儿又强压下他的自尊心，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将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如果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打不败德国，那我们就必须让另一个国家——俄国，站在我们一边。如果德国兵力分散了，分成两个战场，我们就能取胜。当然，俄国军队腐败无能，但它至少可以牵制一部分德国的力量。”

丘吉尔的话使瓦尔登很感兴趣。“俄国和法国已经建立了联盟。”他说。

“这还不够，”丘吉尔说，“如果法国遭到侵略，俄国有义务参战，在特定的情况下，法国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，这要由俄国来决定。战争爆发时，双方总是声称自己是受害者。因此俄国如果愿意参战，那么联盟的关系会使俄国只承担参战义务。我们需要俄国斗志昂扬、坚定不移地站在我们一边。”

“我想象不出你们这些人能和沙皇合作。”

“你说错了，为了拯救英国，我们将和魔鬼打交道。”

“你们的支持者是不喜欢这样做的。”

“他们不会知道。”

“你打的什么主意？签订秘密协定吗？还是一种不成文的默契？”

“二者兼而有之。”

瓦尔登把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望着丘吉尔。他想，这么说自由党不顾英国人民对残酷的沙皇政权怀有的刻骨仇恨，要和沙皇搞秘密交易了——可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呢？他们想拉我参加吗？这再清楚不过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如果以后出了问题，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一名保守党吗？“说下去吧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主动提出了和俄国的海军进行谈判。一名年轻的俄国海军上将要来伦敦，他就是阿力克斯·安德耶维奇·奥洛夫王子。”

利迪亚喊道：“阿力克斯！”

丘吉尔望着她：“我想他是您的亲戚吧，瓦尔登太太？”

“是的。”利迪亚说。一种瓦尔登也猜不出的原因使得她不安起来。“他是我姐姐的儿子。我不知道他已经成了海军上将。阿力克斯有这么大权力，他太年轻了。”

“他今年三十岁。”丘吉尔对利迪亚说。他的表情似乎在说，世界是属于象我和阿力克斯·奥洛夫这样的年轻人的。瓦尔登也想到丘吉尔掌握着整个皇家海军，也太年轻了。

“而且，”丘吉尔接着说，“由于他已故父亲的关系，奥洛夫还是沙皇的侄子，是沙皇喜欢和信任的少数人中的一个，如果说俄国海军中有谁能把沙皇拉到我们这边来的话，那就是奥洛夫。”

“我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？”

“我要您代表英国参加这次谈判，而且要您把俄国合盘托出。”

这个小小年纪的煽动者总是想要一鸣惊人，瓦尔登暗自想道。“你要我和阿力克斯谈判，建立英——俄军事同盟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瓦尔登立刻想到了这有多难，多么具有挑战性，事成后会有多大功劳，然而他掩饰住内心的激动。

丘吉尔说：“您本人认识沙皇；您懂俄语，并且说得很流利；您是奥洛夫的姨夫，总而言之，沙皇选择了您，似乎您是他信任的唯一的英国人。无论如何，您给乔治五世国王陛下的侄子拍个电报，坚持要奥洛夫和您谈判。”

丘吉尔停住不再说了。瓦尔登又问：“这一切如何保守秘密呢？”

“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次社交性拜访。如果您同意的话，在伦敦的社交季节，让奥洛夫和您住在一起。您把他介绍给社交界。您的女儿夏洛特今年该进入社交界了，对吗？”他望着利迪亚。

“是的。”她说。

“这样，您将有很多事要干。奥洛夫是个单身汉，显然是个合适的人，我们可以在国外大造声势，说他要找一个英国姑娘为妻，他甚至可以找到一位。”

“好主意。”瓦尔登非常高兴。过去在保守党内，他曾充任过半官方的外交官。现在他又有机会在国际政治中充当一名角色了。俄国人不容易对付，可对付阿力克斯还是可以的。瓦尔登和利迪亚结婚时，阿力克斯出席了他们的婚礼。那时他还是个孩子，穿着海员服。后来他在牛津呆了两三年，假期中到瓦尔登庄园玩过。孩子的父亲去世后，瓦尔登在他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，赢得了一颗童心的好感，这给谈判打下了极好的基础。

丘吉尔说：“那么由您来办这件事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瓦尔登说。

“不，别起来。”利迪亚边说边随同他们一起站起来，“我要你们单独谈谈政治。丘吉尔先生，在这儿吃晚饭吧？”

“不凑巧，我在城里还有点事。”

“那就再见了。”她握了握他的手。

她走出他们常在那儿喝茶的角楼，穿过大厅和走廊，进入花房。这时一名园丁从花园门口走进来，拿着一把红色和黄色的郁金香——这是往餐桌上摆的。他触了一下帽檐儿，表示行礼，把花放在一张大理石的桌子上，出去了。利迪亚坐下，呼吸着香气浓郁、清凉的空气。这里是从震惊中恢复精神的好地方。谈到彼得堡，使她感到烦躁不安。她记得她结

婚时阿力克斯·安德耶维奇还是个怕羞的、漂亮的小男孩。她还记得那天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。

她想，把花房当作避难所是反常的。这所房子有各种用途，有她的卧室、化妆室、会客室。然而她想心静的时候，她就到这儿来，坐在一张硬椅子上，凝视着石板砌成的下水道和铸铁腿的大理石桌子。

阿力克斯要到伦敦作客来了。他们要谈到家庭，谈到雪，谈到芭蕾舞。看到了阿力克斯就会使她想起另外一个年轻的俄国人，一个没有和她结婚的小伙子。

有十九年没有见到他了，可只要一提起彼得堡就会想到他，就会使她不寒而栗。

那时他十九岁，比她大一岁，是个求知欲旺盛的学生，黑色的长头发，狼脸，狗眼睛。他很瘦，皮肤是白色的，他的手很巧，很巧。想到她自己那赤裸的身体，兴奋得发狂的肉体，她脸红了。她想，我过去是邪恶的，现在还是邪恶的，因为我还愿意干那种事。

她想到了斯蒂芬·瓦尔登老爷——她的丈夫，感到了一阵内疚。他们结婚时，她并不爱他，但现在她爱他了。他身体强壮，有副热心肠，他很喜欢她。她想，他很幸福，只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爱情可能是野蛮的，如饥似渴的。

她自言自语地说，我不再渴望那种爱情，我已经学会了没有那种爱情的生活，多少年来已经习以为

常了，本来就应该这样！

她的一些朋友还在受到诱惑，她们也屈服了。利迪亚知道在一些别墅晚会上，有……通奸的事件。人们说所有这些不道德的事是已故的国王爱德华七世的过错。可利迪亚不相信。他在瓦尔登庄园住过两次，两次的行为都无懈可击。

她不知道新的国王是否来访，国王来访真令人神经紧张。可房屋里到处张灯结彩，而且为一次周末就买十二件新衣服可也真是件乐事。

她想到了眼前的客人——斯蒂芬的弟弟乔治一家。他的女儿比琳达十八岁了，和她自己的女儿夏洛特同岁。两位姑娘都将进入社交界。几年前比琳达的母亲去世了，乔治和比他小很多岁的、快乐活泼的克拉里莎结了婚。她给他生了一对孪生男孩，其中一个在斯蒂芬去世后将继承瓦尔登庄园，除非利迪亚再生一个男孩。我会生个男孩的，她想，我觉得我能生个男孩，可就是不生。

该准备吃晚饭了，她叹了口气。现在她得穿上紧身胸衣，把头发盘扎起来。据说有的年轻妇女现在干脆不穿紧身胸衣，如果体形好，倒也无妨，可她不行。她站起身来出去了。一个园丁站在一棵玫瑰树旁，在和安妮——一个仆人说话。安妮是个漂亮、妖娆、头脑空虚的姑娘，正咧着大嘴笑。她的手插进围裙的口袋里，把圆脸转向太阳大笑着。安妮是来

监护夏洛特和比琳达的，家庭女教师下午休息了。利迪亚厉声问：“安妮，小姐们到哪儿去了？”

安妮的笑容不见了，她行了个屈膝礼，说：“我找不到她们了，太太。”园丁胆怯地离开了。

“你就没找她们。”利迪亚说，“走开。”

“好的，太太。”安妮向房后跑去。

利迪亚叹了口气。姑娘们不在那儿，可她又不想把安妮叫回来。利迪亚穿过草坪，把圣·彼得堡从自己的思绪中屏除出去。公园两侧的杜鹃花开得正茂盛。她想，我们一定要找个人给这所房子画张画。

她回头看了看瓦尔登庄园，在午后阳光照耀下，南面的灰色大理石显得漂亮、高雅。中间是入口处，有柱子的门廊，再远一些，东侧是客厅和餐室，后面是厨房、餐具室、洗衣房，以及一直到那边的马厩，西边离她很近的地方是角楼和图书室。沿着西侧厅是弹药室和花房。在三楼，卧室大都在南边，会客室在西边，东北边是厨房，上边是仆人的房间。三楼以上是参差不齐的塔楼、顶楼。整个门脸是维多利亚时期洛可可式的大理石装饰，有雕花、雕龙、雕狮和有翅膀的孩子。利迪亚喜爱这个地方。

她看见夏洛特和比琳达从草坪那边的灌木丛里出来，当然安妮没有找到她们。她们俩戴着宽边帽，穿着夏装和女学生的黑色长统袜，黑色的低口鞋。夏洛特偶尔被允许把头发盘起来，打扮一下，可利迪亚

大多数时间把她看作小孩子，因为孩子长得太快不是件好事。这两位表姐妹谈得很投机。利迪亚纳闷儿她们有什么可谈的。我在十八岁时心里想什么呢？她自己问自己。她想起了一位手巧的小伙子，心中暗暗祈祷：上帝，让我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吧。

“我们初次进入社交界以后，你认为我们会觉得自己长大了吗？”比琳达问。

夏洛特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她说：“我认为不会，我看多少晚会、舞会也不能使人觉得自己长大了。”

“我们得穿妇女紧身胸衣了。”

夏洛特咯咯地笑了：“上星期我试着穿了一次。”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真可怕。”夏洛特做出手势，表示隆起的胸部。她们俩哈哈大笑起来。“可是，也怪有意思的。”比琳达说。

“社交季节吗？是有意思。”夏洛特半信半疑地说，“可这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“当然是为了见到合适的小伙子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寻找丈夫。”

她们来到草坪中间大栎树旁。比琳达坐在树下的椅子上。“你认为进入社交界是件很傻的事，是吗？”她问。

夏洛特站在她身边，目光扫过绿茵茵的草地，望

着瓦尔登庄园长长的南墙。高高的哥特式的窗户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她说：“老是被当作孩子看待才傻呢！我讨厌和玛丽亚一道吃晚饭，她特别无知，也许是故意装的。我烦的时候，玛丽亚提议打牌，可我却什么也不想玩，我玩了一辈子了。”她叹了口气，谈起这事就使她生气。她边说边望着比琳达那长有雀斑、红晕的、平静的脸庞。夏洛特的脸型是椭圆的，有着高高的鼻梁，坚定的下巴，头发又黑又密。无忧无虑的比琳达呀！她想着，这些事情确实不使她烦恼，她对什么事都无所谓。

她们沉默了一会儿。有时夏洛特希望象比琳达那样驯服，那样生活就简单多了——可话又说回来，也就太枯燥无味了。她说：“我问玛丽亚，我结婚以后该做什么，你知道她说什么？”她学着女教师那带有俄国口音的喉音说：“做什么？我的孩子，你什么也不要做。”

“噢，这也太傻了。”比琳达说。

“是吗？你母亲和我母亲，她们都干些什么？”

“她们是上流社会，开晚会，住别墅，看戏，还有——”

“我就是指这个，什么都不干。”

“她们有小孩——”

“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她们对怀孕的事守口如瓶，你不认为她们可以告诉我们那是怎么回事吗？她们

让我们了解莫扎特、莎士比亚、雷那多、达芬奇，她们对这倒很热心。”

比琳达显得有点不自在，可却非常有兴趣。我纳闷她知道多少？夏洛特暗想。她说：“你知道孩子是在你身体内部长大的吗？”

比琳达点点头，然后脱口而出：“那是怎么开始的？”

“啊，我想你到了二十岁左右就有这种事了，也许就是你在进入社交界——有了一个丈夫以后，你就开始怀孩子了。”使夏洛特恼火的是无法知道这些事情，无人可问。忽然她猛地想起来了：“图书室有一个锁着的柜子，我敢打赌，里面准有这种书。咱们去看看！我知道钥匙在哪儿。”

比琳达犹豫了：“要挨骂的。”

“我才不在乎呢。”夏洛特转过身向图书室走去。一会儿，比琳达追上来。她们穿过门廊走进大厅，向左拐，穿过角楼，进入图书室。

夏洛特非常喜欢这个房间，它处在角落，光线很好。冬天全天有火，这里有游戏器具，拼板玩具，还有大约三千册书。夏洛特经常在这里看见爸爸在维多利亚式的书桌前看书。他可不象玛丽亚，对夏洛特要看什么书，从来不加干涉。

现在屋里没人，夏洛特径直走到书桌前，打开一个小抽屉，拿出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壁橱。里面有二三